

《礼部韵略》系韵书源流考

李子君

【内容提要】笔者通过对《礼部韵略》系韵书做专题考察,釐清了该系韵书体例嬗变、渐次增补的脉络及与相关韵书的渊源。知源识流,将考察结果,绘成“《礼部韵略》系韵书传承图谱”,清晰展现了《礼部韵略》系韵书的传承原委。

【关键词】《礼部韵略》官韵 传承 源流

【基金项目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(10zd&122);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(07CYY014);吉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(2009JC006)

【作者简介】李子君,男,1972年生,文学博士,吉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。

纵观宋代韵书史,增修增订最频、刊布流传最广的韵书首推《礼部韵略》。作为宋代朝廷功令、诗家绳墨、韵学经典,其社会影响面之广,文化积蕴之深厚,学术背景之复杂,远非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所能匹敌。考察《礼部韵略》系韵书,釐清它们与相关韵书的关系,对构建宋代韵书史、音韵学史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一、宋代的官韵

宋初诗赋取士以唐代功令为准则,如太祖建隆中《礼部条贡举仪》云:“凡就试,禁挟书为奸。惟进士词赋所用《切韵》、《玉篇》不禁。”^[1]但唐到宋,语音发生了很大变化,唐代官韵与宋代实际语音存在着很大距离,于是便有人以一己之力尝试着重修韵书,进献朝廷。如太祖时刘熙古“颇精小学,作《切韵拾玉》两篇,摹刻以献,诏付国子监颁行之。”^[2]太宗时杭州进士吴铉曾重定《切韵》,“及上亲试,因捧以献。既中第,授大理评事史馆勘书,铉所定《切韵》多吴音,增俗字数千,鄙陋尤甚。寻礼部试贡举,人为铉韵所误,有司以闻,诏尽索而焚之。”^[3]直到真宗初年,贡举程式,诗赋用韵尚无程式,士子或以己意或以方言入韵,考官评卷亦无定则。曾慥《类说》引《古今词话》曰:

真宗朝试《天德清明赋》,有闽士破题云:“天道如何?仰之弥高。”会试官亦闽人,遂中选。^[4](P1665)

实践证明,私修韵书,动多舛误,贻害士人,给诗赋取士带来了很大麻烦,有鉴于此,朝廷下决心组织人力进行官修,这是宋初韵书编纂异于前代的一大特点。

宋代官修韵书,始于太平兴国二年(977)六月丁亥,据《玉海》所记:

太宗于便殿召直史馆中正访字学,令集凡有声无文者,翌日,中正上其书,上曰:“朕亦得二十一字,当附其末。”因命中正及吴铉、杨文举等考古今同异,究篆隶根源,补缺刊谬为《新定雍熙广韵》一百卷,端拱二年(989)六月丁丑上之,诏付史馆。^[5]

既云“补缺刊谬”，则必有所本，所本何书？王国维认为“则殆《韵海镜源》之流，是类书而非韵书。且卷帙过矩，不易颁行，故景德有重修之举。”^[6]

《玉海》卷四十五“景德《新定韵略》”条云：“先以举人用韵多异，诏殿中丞丘雍重定《切韵》。”同卷“景德《校定切韵》”条亦云：“景德四年(1007)十一月戊寅，崇文院上《校定切韵》五卷，依九经例颁行[本陆法言撰]，祥符元年(1008)六月五日改为《大宋重修广韵》。”王应麟未言明丘雍重定《切韵》的时间，只用“先”字做追溯，说明时间较早，丘雍具体做了哪些修订，难以考证。《玉海》称：“景德四年，龙图待制戚纶等，承诏详定考试声韵，纶等以殿中丞丘雍所定‘《切韵》同用、独用例’及《新定条例》参正。”^[5]可见《广韵》韵目下的“同用、独用例”，实乃出自丘雍之手，戴震赞同顾炎武的观点认为承《切韵》未改，钱大昕认为始自贾昌朝，均不确。^[7]

《广韵》卷首“大中祥符元年六月五日牒文”云：“爰择儒臣，叶宣精力，校讎增损，质正刊修，综其纲条，灼然叙列，俾之摹刻，垂于将来，仍特换于新名，庶永昭于成绩，宜改为《大宋重修广韵》。”章如愚《群书考索》则云：“《广韵》景德四年刊正，大中祥符元年命儒臣增损，改为《重修广韵》。”^[8]可见，《广韵》是丘雍《校定切韵》的重修本，主要纂修者是陈彭年和丘雍。^[9]

《广韵》缘何名为《大宋重修广韵》，宋人有两种说法，主流意见认为是《校正切韵》的重修，持此观点的有王应麟《玉海》、章如愚《群书考索》等；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《广唐韵》的重定，张溥《云谷杂记》卷二云：“唐天宝中，孙愐因陆法言《切韵》作《唐韵》五卷，后又有《广唐韵》五卷，不知撰人名氏。景德中，诏陈彭年以《广唐韵》等重新校定，大中祥符元年改为《大宋重修广韵》，盖今所存。”^[10]记载《广韵》是据《广唐韵》重修的，仅张溥一人，姑存其说以待考。

丘雍不仅重定《切韵》、重修《广韵》，还撰有《韵略》五卷，《崇文总目》原释云：“略取《切韵》要字，备礼部科试。”^[11](P33)这里的《切韵》当系《校定切韵》，即《广韵》景德四年实未刊行本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戚纶等详定《景德韵略》一卷，是即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诏颁行的《新定韵略》。王应麟《玉海》云：“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，诏颁行《新定韵略》，送胄监镂板。先以举人用韵多异，诏殿中丞丘雍重定《切韵》。陈彭年言省试未有条格，命晁迥、崔遵度等评定，刻于《韵略》之末。祥符三年二月己酉，太常博士丘雍编通俗文字为《篇韵筌蹄》三卷上之，诏褒之。四年六月详定《诸州发解条例》于《韵略》。”^[5]许观《东斋记事》云：“本朝真宗时，陈彭年与晁迥、戚纶条贡举事，取《字林》、《韵集》、《字略》及《三苍》、《尔雅》为《礼部韵略》，凡科场仪范，悉著为格。”^[12]此书大概是对丘雍《韵略》的进一步完善，故命曰：“新定”，未附晁迥、崔遵度等详定的《省试条格》和景祐四年六月详定的《诸州发解条例》。

天圣间(1023-1031)张孟撰《押韵》六卷，^[13]“辑六艺、诸子、三史句语，依韵编入，以备举子试诗赋之用”，^[14](P915)所依据的就是《景德新定韵略》。^[15]

仁宗景祐年间，“说书贾昌朝言《韵略》多无训释，疑混声、重叠字，举人误用，诏(丁)度等刊定窄韵十三，许附近通用，混声、重字具为解注。”^[16]景祐四年(1037)六月丙申以丁度所修《韵略》五卷颁行。此书《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》称《景祐韵》，《中兴馆阁书目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称《景祐礼部韵略》，《郡斋读书志》称《礼部韵略》，同书异名。

《玉海》未言明《礼部韵略》编纂的起始时间，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一四则说得很

清楚:

(景德二年)四月丁巳(二十八日)诏直史馆宋祁、郑戢,国子监直讲王洙同刊修《广韵》、《韵略》,仍命知制诰丁度、李淑详定。时祁等言《广韵》、《韵略》多疑混字,举人程式间或误用,有司论难,互执异同,乃致上烦亲决,故请加撰定。

可见仁宗朝指陈《广韵》、《礼部韵略》舛误者非止贾昌朝一人,所以仁宗才下诏重修。宋祁、郑戢、王洙参与其事,总裁详定出于丁度、李淑之手。

丁度等在编纂《礼部韵略》的同时,还编修《集韵》。据《宋会要辑稿·选举七》记载,景祐五年(1038)贡举开科,诗题为“富民之要在节俭”,赋题为“鲲鹏化为鹏”。为应科场急需,景祐四年(1037),丁度等由《集韵》未定稿简缩出了《礼部韵略》。^[17](P48)

宋代官韵都附有一部《韵略条制》。北宋元祐年间刊刻的孙谔增补本《礼部韵略》,是我们现今能见到的刊刻时间最早的宋代官韵。该本末附景祐四年丁度等详定的《韵略条制》,南宋刊本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附有《绍兴重修通用贡举式》。《韵略条制》明确限定了各种程文的文体规范,刘敞曾评价说:“礼部考试条式颁行天下,盖设公共之格以便程文之体,使举子务各毕力,而有司得以考实。譬如射御者,不失其弛而射者自能中,乃为善也。”^[18]

由上面的考察可知,北宋先后有两部官韵。景德四年(1007)至景祐四年(1037)三十年间,以《景德新定韵略》为官韵。景祐四年以后,《礼部韵略》取代了《景德新定韵略》,直至南宋灭亡,二百余年间(除去庆历新政、熙宁变法、绍圣时期、崇宁废科举的数十年),《礼部韵略》是诗赋应试的权威功令。

二、宋代官韵的修订

两宋增补《礼部韵略》的文献可达数十种之多,熊忠《古今韵会举要·自序》称:“宋省监申明,儒绅论下,《韵略》集注,殆且五十余家。”这些增补本大都亡佚。今稽考史籍,勾勒其修校增补概况如次:

1. 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著录“王洙等修《礼部韵略》五卷”,将其列在“《景祐韵》”之后,足见二者并非同一部书。^[19]景祐四年(1037)丁度等从《集韵》未定稿减缩出景祐《礼部韵略》,王洙也是参与者之一。大概后来的贡举考试,暴露出景祐《礼部韵略》存在的一些问题,于是由王洙负责做了相应调整,成为一部新版《礼部韵略》。王洙做了哪些调整,难以确考。

2. 嘉祐间(1056-1063)朝廷对《礼部韵略》作了一番幅度比较大的修校。《增修互注礼部韵略》上平声八微韵末毛居正案语云:“臣观故尚书解谔作先臣《增韵题跋》云:‘尝于临江孔氏旧书中见嘉祐以前《礼部韵略》,与今亦异。’今韵有并昔之独用以为通用者,然则先朝有司盖尝讨论通并矣,惜其未之尽尔。”解谔既云“与今亦异”,则修订工作当不仅限于对《礼部韵略》“独用例”作通并,内容上也应有相应调整,故以嘉祐为界,致使前后《礼部韵略》出现了差异。

3. 北宋哲宗“元祐更化”,尽罢新法,恢复诗赋取士。“举子初习声律,动多疑虑”,元祐五年(1090年)孙谔等对《礼部韵略》做了增补。礼部看详“欲依孙谔等所乞,于韵内互相附入。”^[20]有北宋元祐年间刊本传世,藏日本真福寺。

4. 绍兴十一年(1141)八月福州进士黄启宗上表奏进《补礼部韵略》。寻下国子监看详,申:“看详黄启宗所类皆系经传诸史所常用者,实有可采。见行《礼部韵》累经校对,奉行日久,难以遽添,使举人用押。今欲将黄启宗所类字于《礼部韵》后别项刊具,使士人通知。”^[21]《补礼部韵略》已佚。黄氏所补245字,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、欧阳德隆《押韵释疑》、郭守正《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》等收入。

5. 绍兴十三年(1143)二月十二日,时任左朝散大夫的黄积厚乞增联绵字三百零二连,国子监看详,认为“伏缘《礼部韵》专为约束举人,程文只得押韵内字,庶几便于考校,故名《礼部韵略》,若广引训释及添人不紧要字,即与《广韵》无异,今看详于空字韵内添入‘倥’字及于螳字韵内添入‘螳’字,下注云:‘通作螳’。其余乞更不施行,今看详欲依国子监看详到事理施行。”黄氏所补2字,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、《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》等收入。

6. 绍兴十四年十二月己丑知荣州杨朴上《礼部韵括遗》。此书已佚,杨氏增补了多少字,朝廷对它们做了怎样的处理,难以详考。依据《看详杨朴〈礼部韵括遗〉状》,我们才了解到一些梗概。《状》云:

近承朝廷降下杨朴所进《礼部韵括遗》,令监学官看详契勘。《礼部韵》止为场屋程文而设,非如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普收奇字,务为该洽,故谓之《韵略》。元祐间博士孙谔等申明,谓经传所用之字,《礼部韵》多所不载,只取举人常用者附入数十字。今杨朴所进,分为五门,采摭之功颇为详悉,博涉经史,有足可嘉。其可收者,欲依所乞附韵,或注云一作,或别出一字,内字非常用,如廬之为廬、泚之为泚之类,或别无经见,如格之为迓、愉之为愉之类;或非韵所押,如单之音善、众之音终之类,于科举之文无所轻重,恐凝学者,并乞不收。其音不必改一项,既关先儒义训,不当以私意改更,兼《释文》自出本音,或诸家已有别说,近时学者自不必改读,徒立异说何裨损益?其字不必附一项,如“旦明”之为“神明”、“缮怒”之为“劲怒”之类,率多假借或出谬误,《礼部韵略》元所不收,广示搜罗几于芜赘。然其间如术之为遂、偏之为辨,“肉好”之“肉”读为“而救切”,音释明白,《韵略》所无,既欲增添,却宜收附。至于执之为势、食之为叒、愉之音由、焉之音媯、茶之音舒,《礼韵》已收,难以重出。杨朴又谓“籟籟麟麟”皆已入韵,以此为例,其类实繁,前人所收不无冗长,今之所附岂可效尤?今各于逐字下开具奏闻,伏候勅旨。^[22]

7. 绍兴二十六年(1156)高宗令国子监校正印造《礼部韵略》,科考时“并从官给,以革怀挟之弊。”^[23]传世的高宗御笔《草书礼部韵宝》,卷首陈汶“识语”云:“高宗皇帝释去万机,游戏翰墨,朝夕不倦”,当为高宗做太上皇时所书,底本应该就是绍兴二十六年的监本。今有日本延亨四年刻本传世。

8. 为《礼部韵略》增字加训最多的是毛晃、毛居正父子的《增修互注礼部韵略》。毛晃从绍兴二十二年(1152)至绍兴三十二年(1162),以十年之功完成初稿,其子为之校正重增,嘉定十六年(1223)刊行于世。^[24]毛氏父子针对监本《韵略》存在的弊病,共做了六项增修工作。^[25]其中逐韵增字2655字,圈1691字,正485字。有多种刊本传世。

9. 乾道五年(1169)正月三十日,礼部贡院言:“契勘‘隋’字元系隋国名,隋文帝初封隋公,后去其辵,以为代号。其‘隋’、‘随’两字,如系国名,即音义并同。景祐元年所修《集韵》已曾收入,具注分明。《礼部韵略》合于‘随’字下注‘亦作隋’。旧失收载,缘未有许行押用

之文；今所试举人，多以‘隋’字押韵，未敢去取，欲望详酌，许令押用”，^[26]从之。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、《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》等收入。

10. 乾道八年(1172)八月八日左奉议郎成都府通判王敦诗札子云：“差充四川类省试院点检试卷官，点检得举人程文赋内有押‘歧’字韵者，检照《礼部韵略》五支、六脂、七之韵内止收‘岐’字，系从山从支，注云：‘山名’，即无从止歧字。缘从来相承，以从山歧字为‘文王治岐’之岐，以从止歧字为歧路之歧，……致得考官疑惑，将押‘岐’字韵赋不敢取放，暗行黜落。缘其间颇有文理优长之人，一例被黜，恐未副朝廷搜广人才之意，欲乞备申朝廷，乞下国子监详定，若许通用，即于歧字注‘山名’之下添入。”看详结果，“奉圣旨依礼部看详到事理实行。”^[27]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、《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》等收入。

11. 淳熙元年(1174)，礼部又对《礼部韵略》加刊正，将黄启宗所增韵字“分入于逐韵末”。^[28](P53)即《宋史·艺文志一》著录的淳熙监本《礼部韵略》，已佚。

12. 淳熙二年(1175)闰九月，迪功郎平江府吴县主簿张贵谟表进《声韵补遗》一卷。寻下国子监看详，申：“今看详张贵谟所撰《声韵补遗》一卷，皆经传所常用字，《韵略》不载，又系黄启宗所补未备之字，有补后学。缘本监见行《韵略》校对开雕，难以遽添。今欲依黄启宗所类字于《礼部韵》后别项刊具，使士人通知。”^[21]《声韵补遗》已佚，张氏所补136字，《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》收入。

13. 淳熙五年二月二十一日，知贡举范成大等言：“照对举人程文，赋内押‘惚恍’字，或书作‘恍’，或书作‘恍’。除‘恍’《礼部韵》已收入外，其‘恍’字按《老子》云‘无物之象’，是‘惚恍’系从‘心’从‘光’，《礼部韵》却不收载。近年虽曾增广，亦失附入。按《集韵》‘恍’、‘恍’并‘虎晃切’，皆以‘昏’为义，即‘恍’、‘恍’二字并通。恐碍后来举人引用，乞下国子监详定修入。”从之。^[29]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、《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》等收入。

14. 绍熙五年(1194)至庆元元年(1195)间，刘孟容撰《修校韵略》五卷，“以《说文》、《字林》、《干禄书》、《五经文字》、《九经字样》、《佩觿》、《复古编》等书修校。”^[30](P1212 - P1213)是书已佚。

15. 南宋佚名编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五卷。^[31]所谓“附释文”即是增补注释，“互注”是为有又音的韵字圈饰墨围。此书有多种刊本、抄本传世。

16. 宁宗嘉定十六年十一月，文林郎、嘉兴府教授吴杜采摭“诗赋中引用者六十七字，乞增入《礼部韵略》。”国子监看详，根据国子博士钟震等人的意见，只采纳“会、知、道”三字，这是有文献记载的官方对《韵略》的最后一次增补。^[27]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、《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》等收入。

17. 杨伯岳《九经补韵》，共补七十九字。其编纂目的，杨氏《自序》交代得很清楚，云：“非敢上于官以求增补，亦非敢淑诸人以侈见闻，如藏家塾以击蒙昧。”今传世本卷首杨氏《自序》作于嘉定十七年(1224)冬十月幾望。有多种刊本传世。

18. 绍定三年(1230)欧阳德隆撰成《押韵释疑》五卷。^[32]此书主要的内容是对音义疑似之字，着重说解，并援引宋代场屋案例为证。有嘉熙三年(1239)禾兴郡斋刻本传世。

19. 景定三年(1262)郭守正《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》成书。该书因《押韵释疑》而作，将黄启宗、黄积厚、张贵谟、吴杜等增补韵字补入，增补注释与科场案例。有宋理宗建阳刻本及数种抄本传世。

20. 宋刻本《新编分类增注正误决疑韵式》的注释基本由删减《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》注释而来,诸家所增韵字,该书或刊入逐韵或附于韵末,亦与《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》同。故其成书当在郭书之后,而具体时间及撰著者,待考。

现将我们考察的结果,绘成“《礼部韵略》系韵书传承图谱”,附于文末,以明该系韵书之传承关系。

三、宋代官韵对后世的影响

宋代两部官韵对后世的影响至深且巨。景祐四年(1037)《礼部韵略》诞生,《景德新定韵略》便退出了宋代科举舞台。据宁忌浮先生考证,金朝诗赋科考的《韵略》,是以《景德韵略》为蓝本,稍加修订而成,修订的最主要内容是将206韵并为106韵。金朝《韵略》原刊本早佚,刊行于正大六年(1229)的王文郁《新刊韵略》是它的代表,此即后世所称的“平水韵”,元宪宗二年(1252)刘渊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》则是王书的翻刻。^[33]金代何时何人改并《景德韵略》,已难考证。黑水城出土的TK.5号残卷,聂鸿音先生研究的结果,认为介于《景德韵略》到“平水韵”的演化中间阶段。^[34](P95)传世的元刊本《文场备用排字礼部韵注》、《魁本排字通并礼部韵注》和敦煌出土的《排字韵》残卷皆《新刊韵略》之余裔。^[35](P459-P468)

“平水韵”系韵书有别于《礼部韵略》的标志是有韵藻,元阴劲弦、阴复春《韵府群玉》(1314)、明潘恩《诗韵辑略》(1563)等,直至清代的诗韵权威《佩文韵府》、《佩文诗韵》,虽然都在增加韵藻上下了很多工夫,但分韵、定切、小韵次第、韵字次第等则基本一如《新刊韵略》。就诗韵类韵书的编纂而言,金、元、明、清一脉相承,“平水韵”106韵贯穿其中。“平水韵”虽是这四代的诗赋官韵,但今天我们作旧体诗,仍然要遵从它。可见,“平水韵”在汉语音韵史、诗歌史、科举史上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。求本溯源,《景德新定韵略》是“平水韵”的源头。今据诸家考证,绘成“《景德韵略》系韵书传承简谱”,附于“《礼部韵略》系韵书传承图谱”内,以分别《景德韵略》、《礼部韵略》之源流支派。

《礼部韵略》系统的韵书,其实用性的编纂特点丰富了汉语辞书编纂的模式,直接影响了后世《古今韵会举要》、《洪武正韵》、《康熙字典》等的创作。《古今韵会举要》在《礼部韵略》基础上参酌其他韵书,增补、删并、类聚、注释而成。^[36]就其内容而言,《古今韵会举要》对《礼部韵略》共做了七项增、改、并的工作。^[17](P1-P6)《礼部韵略》的增补本《增修互注礼部韵略》对《古今韵会举要》的影响也相当的大,《古今韵会举要》不但将毛晃父子所增一千七百一十字逐韵随音附入,^[36]并且在注释中大量征引毛氏观点,注明“增韵”或“毛氏曰”。^[37]

明初《洪武正韵》是在《增修互注礼部韵略》基础上改并删补编纂而成的,这一点《洪武正韵》卷首的序言及凡例交代得很清楚。乐韶凤、宋濂等改并重编的工作归纳起来有以下内容:韵部、小韵的合并与离析,韵字的增补与删削,反切用字的更换,注释的增补等。^[38](P27-P68)单就注释而言,宋濂《洪武正韵序》称“注释则一依毛晃父子之旧”,^[39]据日本学者辻本春彦先生的考察,《洪武正韵》承袭《增修互注礼部韵略》注释的比率当在80%以上。^[40]《增修互注礼部韵略》的注释,使韵书更加字典化、辞书化。四库馆臣对此十分肯定:“其辨证训诂,考正点画,亦颇有资于小学,故后来字书、韵书犹征引焉。”^[41](P361)

它如《礼部疑韵》^[42]、《纂注韵略》^[43]、《孔氏增韵》^[44]、秦昌朝《韵略分毫补注字谱》^[45]、

韵》、《押韵》、《韵略》，余书悉禁。”（徐松《宋会要辑稿·选举》三之九）此项条制终北宋一代一直施行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怀挟开了方便之门。绍兴二十六年（1156）三月九日，高宗令国子监印造《礼部韵略》、《刑统律文》、《绍兴敕令格式》，并从官给，以革怀挟之弊（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》一三之一〇）。

- [2] 脱脱《宋史·刘熙古传》，中华书局1997年版。
- [3] 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十四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。
- [4] 曾慥《类说》卷五十六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。
- [5] 王应麟《玉海》卷四十五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。
- [6] 王国维《观堂集林》卷八《〈唐广韵〉、宋〈雍熙广韵〉》，中华书局1999年版。
- [7] 戴震《声韵考》，《戴震全书》三，黄山书社1994年版；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五“唐宋韵同用独用不同”条，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。
- [8] 章如愚《群书考索·前集》卷十一，中华书局1997年版。
- [9] 丁度《集韵·韵例》云：“先帝时令陈彭年、丘雍因法言韵就为刊益。”中华书局1989年版。
- [10] 张溥《云谷杂记》卷二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- [11] 王尧臣、欧阳修《崇文总目》卷一，《中国历代书目丛刊》（第一辑）上册，现代出版社1987年版。
- [12] 许观《东斋记事》，中华书局1997年版。
- [13] 卷数依《郡斋读书志》（袁本），《宋史·艺文志一》作“十卷”。
- [14] 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（袁本）卷四，《中国历代书目丛刊》第一辑（下册），现代出版社1987年版。
- [15] 张孟生平无考。宋高承《事物纪原·经籍艺文部十七》（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）云：“张孟《押韵后序》曰：‘《押韵》肇自颜鲁公，迄于圣宋。’盖孟在天圣中准宋韵重編集也。”故知张氏此书成于天圣年间。
- [16] 王应麟《玉海》卷四十五“景德《新定韵略》”条。子君案：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二〇云：“初，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言：旧《韵略》多无训释，又疑混声与重叠出字，不显义理，致举人诗赋或误用之。遂诏度等以唐诸家韵本刊定，其韵窄者凡十三处，许令附近通用，疑混声及重叠出字，皆于本字下解注之。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。
- [17] 宁忌浮《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》，中华书局1997年版。
- [18] 刘敞《公是集》卷三三《礼部贡院驳张洞起请乞降等收录少字赋论进士奏准中书批状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- [19] 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第二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。
- [20] 真福寺藏本所附《元祐庚午礼部续降韵略条例》；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所附《元祐五年七月十日牒文》亦载。
- [21] 郭守正《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》卷首《韵字沿革》，宋理宗时建阳刻本。
- [22] 王之望《汉滨集》卷五“《看详杨朴〈礼部韵括遗〉状”条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- [23] 徐松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》十三之十，中华书局1997年版。
- [24] 拙文《〈增修互注礼部韵略〉撰著年代献疑——略及毛氏父子生平之查考》，《传统中国研究集刊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。
- [25] 毛晃《增修互注礼部韵略》卷首《拟进〈增修互注礼部韵略〉表》，元至正十五年日新书堂刊本。
- [26] 徐松《宋会要辑稿·选举》四之三九至四〇《贡举杂录》，中华书局1997年版。
- [27] 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·韵略条式》所附乾道八年八月八日牒文、嘉定十六年牒文。
- [28] 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卷五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。
- [29] 徐松《宋会要辑稿·贡举杂录》，中华书局1997年版。
- [30] 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三，《中国历代书目丛刊》第一辑（下册），现代出版社，1987年。子君

案：刘孟容生卒年待考。佚名《南宋馆阁续录》卷九“官联三·正字”云：“刘孟容，字公度，临江人。淳熙八年黄由榜同进士出身，治《春秋》。五年十一月除，庆元元年九月与添差差遣。”刘孟容绍熙五年拜秘书省正字，庆元元年调离了这个位置。《修校韵略》很可能成书于秘书省正字任上，故我们暂将《修校韵略》的成书时间，定为绍熙五年至庆元元年间。

- [31] 欧阳德隆《押韵释疑》注释间引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，并将其简称为“《附韵》”，则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当成书于《押韵释疑》之前。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初影宋钞本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就是嘉定六年(1213)云间洞天刊本影刻。故可确定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最晚的成书时间应为嘉定六年(1213)。
- [32] 袁文焯为《押韵释疑》作序在绍定庚寅(1230)，四库馆臣据此而定《押韵释疑》的成书时间，今从之。嘉熙三年(1239)禾兴郡斋刻本，是现今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刻本。
- [33] 《景德韵略》、《新刊韵略》、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》的传承，一遵宁忌浮先生的考证。参见《平水韵考辨》，《中国语言学报》第7期，1995；又见《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》第四章，中华书局1997年版。
- [34] 聂鸿音、孙伯君《黑水城出土音韵学文献研究》，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。
- [35] 对《排字韵》的定性，我们采用高田时雄先生的意见。参见高田时雄《莫高窟北区发现的〈排字韵〉札记》，《敦煌·民族·语言》，中华书局2005年版。
- [36] 熊忠《古今韵会举要·凡例》，宁忌浮整理，中华书局2001年版。
- [37] 拙著《〈增修互注礼部韵略〉研究》，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待刊。
- [38] 宁忌浮《洪武正韵研究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。
- [39] 《洪武正韵》七十六韵本，明刊本。
- [40] 辻本春彦《洪武正韻反切用字——切上字について》(《東方學》第十三輯，1957)、《洪武正韻反切用字——切下字について》(《森三樹三郎博士頌壽紀念——東洋學論集》，朋友書店，1979)有专门讨论。
- [41] 《四库全书总目·卷四二·经部·小学类三》“《增修互注礼部韵略》提要”，中华书局1995年版。
- [42] 《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·小学类》、《通志·艺文略》第二均著录“《礼部疑韵》二十卷”。
- [43] 《中兴馆阁书目辑考·小学类》著录“《纂注韵略》五卷”、《宋史·艺文志一》亦著录“《纂注礼部韵略》五卷”。
- [44] 陈袤《西湖书院重整书目》著录，见阮元《两浙金石志》，《擘经室外集》，中华书局1993年版。
- [45] 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三云：“进士耒阳秦昌朝撰，附前《韵略》之后，皆永嘉教授临安钱厚所刻也。”
- [46] 《增修互注礼部韵略》去声四十禡韵侧驾切诈小韵差字注：“监本《韵略》注云：‘荆州浸’为是，而建本《正误韵略》乃改注作‘豫州浸’，非也。”